

ATE汉化



简介

在这片大陆上，魔女的时代已经持续了三百年。五位拥有强大力量的女性被人们所忌惮，人们不会忘记她们带来的恐惧。

「纯洁的新娘」——她将成为这个年轻大国的王妃。

奥斯卡看着穿着洁白礼服的魔女，说：「现在说这个？这个时候？在这里？」两人站在结婚祭坛前，数百位来自各国的贵族和客人聚集在这里，见证着这场不同寻常的王室婚礼。两人低声交谈，不让别人听见。

被誉为大陆最强的、拥有永恒美貌的「青月魔女」——缇娜夏说：「现在也许是最好的机会了。还有挽回的余地哦。」

「不用了。这就是我一直都想要的，我一直追逐着你，终于追到这里了。」奥斯卡耐心地等待她的回答，帮助她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击败那些想伤害她的敌人，最终得到了她的回应。所以，他想在她改变主意之前赶紧结婚。但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他开始担心她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或不安……

在奥斯卡想到这个可能性时，缇娜夏微笑着说道：「那就好。魔女给予你永恒不变的爱。」

她的誓言深深地刺入了奥斯卡的内心，他说：「我的一生都属于你。我希望你能感到幸福，和我一起度过这几十年。」

「已经够了。在我四百年的生命中，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那就让这份幸福永远持续下去。」

奥斯卡深情地注视着她……

于是，魔女时代结束了。留下的只有这对最强的情侣和他们的爱情故事。他们的一切都不会被时间所抹去，他们所在的国家也不会灭亡。他们的名字被铭刻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个爱情故事最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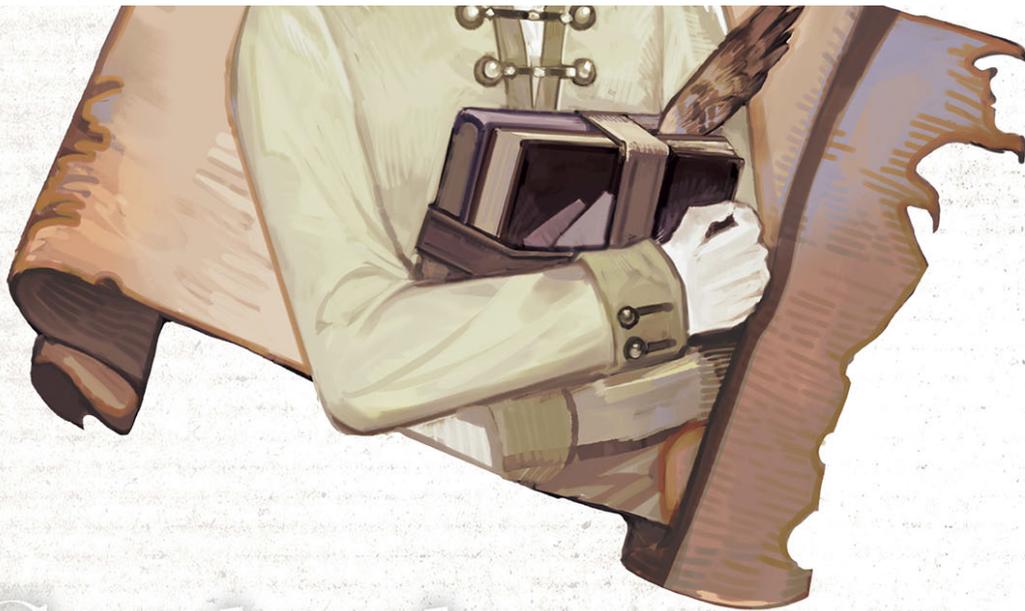
——就此落下帷幕，或者说本该如此。

彩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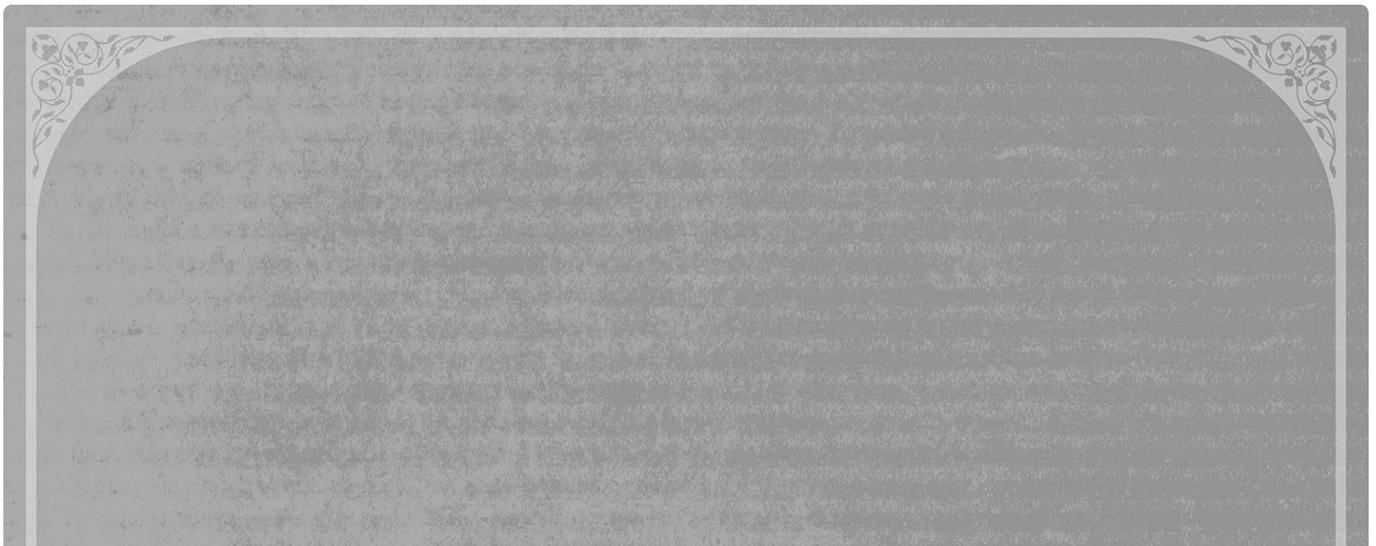
目録





Contents

1. この世界より 密やかに始まりを告げよ	009		
2. 焼きついた影	023		
3. 狂い刃	129	4. 双頭の蛇	215
		5. 束の間の誓い	421
		あとがき	430
		章外: 蛇の残像	432



Unnamed アンネームドメモリー Memory

-after the end-

I

古宮九時

illust. chibi

ここまでのお話

大国ファルサスの王太子オスカーは、
自身にかけられた「後継ができない呪い」を解くため大陸最強の魔女ティナーシャと契約する。

二人は一年の契約の間に様々な事件や敵と相対し、やがて惹かれ合って結婚した。
そんなある日オスカーは、法則に反する不思議な呪具に触れ四百年前に跳ばされてしまう。

そこで少女時代のティナーシャと出会った彼は、
彼女が魔女になるに至った悲劇を防ぐことが自分の望みだったことに気づき、歴史を改竄する。

改竄から四百年後、魔法大国の女王を務めた後に魔法の眠りについてたティナーシャは、
解呪の依頼に来たオスカーと再会する。だが新しい歴史の彼にティナーシャの記憶はなかった。

二人は別の国の王族同士として反発しあいながらも恋をし、やがて婚約する。

ただその裏では数多の人間の運命を変えた

「過去改竄の呪具エルテリア」を破壊するためヴァルトという魔法士が暗躍していた。

世界外から人々を記録し干渉するために送り込まれた「外部者の呪具」の一つであるエルテリアを、
ヴァルトはティナーシャを脅して破壊させようとするが、エルテリアはすんでのところで発動してしまう。

オスカーとティナーシャは新しく再構成された世界で王と妃として目覚め、

今まで繰り返してきた歴史の記憶を思い出したティナーシャは、全てをオスカーに打ち明ける。

それを知った彼は世界外からの干渉を断ち切るため、覚悟を以てエルテリアを破壊した。

エルテリアが壊れ、最初に行われた歴史改竄の地点まで戻った世界は新たな正史を始める。

そして二人は記憶のないまま再び出会い、幸せになる——はずだった。

破壊された呪具の破片と世界の意志によって、人ならざる存在に変質してしまうまでは。

オスカー

人より変質した逸脱者。
魔女ティナーシャと結婚した
王としても知られている。

ティナーシャ

人より変質した逸脱者。
大陸最強の青き月の魔女で
契約者のオスカーに嫁いだ。

ルクレツィア

閉ざされた森の魔女。
ティナーシャの姉替わりで
二人の変質を知っている。

フィストリア

オスカーの娘。長女。
六番目の魔女として生まれ
人の寿命をまっとうした。

ウィル

オスカーの息子。長男。
王剣アカーシアを継承した
第22代ファルサス国王。

ルイス

オスカーの息子。次男。
兄を支えてファルサスの
宰相を務め上げた。

ミリィ

ワカニの街付近の森に
住む少女。森の家から街に
働きに通っている。

モーラウ

大陸東部の国メンサンの
辺境城砦で官吏をしている
貴族の青年。

カサンドラ

水の魔女。
外れない占いをしながら
大陸を旅している。

～Unnamed Memory 大陸地図～

1809年(ファルサス歴681年) / 双頭の蛇



何度も引いては打ち返す波のように
繰り返され、書き換えられていく歴史は終わった
王と魔女の幸福な御伽噺は終わり、時は流れ
人々はやがて彼らの名前も忘れていく

その陰で新たな戦いが幕を開ける
かつて人であった二人の
そして今は世界の尖兵である王と魔女の
永き時をわたる物語が、密やかに始まる

1





1. この世界より

密やかに始まりを告げよ

-1664年-

「母后还没有醒来吗？」

距离国王的婚礼已经过去了九年。

即将五岁的公主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脸上带着不安的表情。闭着眼睛躺在宽敞的床上，已经一整天没有醒来了。她乌黑的头发看起来有点失去光泽，奥斯卡皱起了眉头。他的妻子，法尔萨斯王后缇娜夏失去意识是因为入侵法尔萨斯城的一群狂信者引发的袭击事件。

奥斯卡看着有些担心的女儿菲斯托里娅的头，把手轻轻地放在她头上。

「没事的。」

「真的？」

「真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他微微苦笑。——真的，他经历了很多。小时候遇到魔物，此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即使结婚后也发生了大小不同的事件。据说其他国家的人称他为「杀死‘不请自来的魔女’，使‘青月魔女’屈服，结束了女巫时代的国王」。

但他只是希望和缇娜夏在一起，结果偶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也并没有迫使妻子屈服。

不必一一讲述这些事件。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无法回头，也无法改变。奥斯卡抱起幼小的女儿，看着像缩小版的妻子歪着头的菲斯托里娅。

「父王，你竟然经历过这么多困难。」

「竟然？」

「因为你总是一脸平静地面对母亲的怒火。」

「我确实是在认真听。否则缇娜夏会更生气的。另外，我经历的困难算不上什么。只是做该做的事或者想做的事。」至于他娶了缇娜夏，也完全是因为自己想要。奥斯卡走到床边，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脸颊。「她只是有点累了。毕竟应对了那种大型魔法。只要躺着休息就能恢复。」国王这么说着，轻抚着缇娜夏的头。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做，你能等母后醒来吗，菲斯托里娅？」

「嗯！我要去和威尔玩！」女儿提到弟弟的名字，奥斯卡微笑着。

他把女儿交给了妻子使役的精灵，带着女儿离开了房间。在魔女睡觉的房间里，只剩下了寂静。

——这是一场深深的沉睡。她在梦中漂浮着。世界并不只由眼见之物构成。从天上的美德到最下层的罪恶，无数的位阶像薄膜一样交错存在着。她能看到它们全部。人类的灵魂与所有位阶相连，但能认知到的位阶却少之又少。本来就应该如此。但是现在，缇娜夏抱着膝盖闭上眼睛，在重叠的位阶中漂浮着，她能「看到」它们全部。她自己，穿越了无数的位阶。或者说，位阶穿越了她自己？她触碰到了构成世界的薄膜。每次触碰，她都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异物存在。那是以前没有过的东西，但现在确实实存在于她体内，那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缇娜夏睁开了眼睛。在她漂浮于世界之前出现了一个少女。一头明亮的棕色卷发摇曳着，美丽可爱的少女。她长得像缇娜夏的熟人，但年龄不同。大概只有十五岁左右吧。而且她的眼睛，与本来应该

「……露克芮札？为什么会在这里？」缇娜夏叫出了老友的名字。说出这个名字后，她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存在变得清晰起来。露克芮札轻轻地甩了甩头发。

「嗯？因为现在我最容易代表这个世界的意志吧？虽然平时我也不记得这件事啦」

模糊的记忆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自己是谁？本应该知道答案才对。

「我是……魔女、法尔萨斯的王后」缇娜夏从记忆中挖掘出自己身份。活过四百多年的魔女。

「青月魔女」被称为大陆最强者就是她。因为祖国毁灭而成为魔女，为了解放祖国子民们灵魂而度过漫长岁月。直到遇见他之前都是如此。

但是在那段人生中，她从未遇见少女模样的露克芮札。准确地说，那是另一条历史线上发生过事情。没有成为魔女、四百年后再次以王后身份登场时候发生过的事情。只有那一次、祖国——魔法大国铎洱达尔没有毁灭的历史线上，缇娜夏遇见了另一个样子的露克芮札。「那个……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记忆……」「你们两个，破坏了从外部送来的干涉者的诅咒器具。但是被打碎的碎片刺入了你们两个人身上，把力量留在了你们灵魂里。特别是你，本来就被选中作为时间倒流诅咒器具的管理者，所以亲和性也很高。记得吗？」

「记得、……」

——记得。

在被问及的瞬间，她回忆起了过去。令时光倒流的红色和蓝色。

「异质在我体内，这就是那个球所持有的力量吗……」

如果没有奥斯卡的决断，缇娜夏是不可能毁灭让时间逆行的咒具埃尔特里亚的。无数次的重演都是由那些想要再来一次的人强烈的愿望所引起的。这种愿望本身是不能否定的。而且，如果放弃所有的重演，那么那些被拯救的生命也会消失。

其中一个生命，就是她的丈夫。

因此，缇娜夏肯定无法做出决定。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她肯定会选择成为诅咒器的管理者，一个人生活着度过漫长的时光。

但奥斯卡做出了毁灭咒具的决定。这是他以人类尊严发起的宣战。因为珍视人类的潜力，所以他做出了决定。

然后奥斯卡毁灭了诅咒器，他们在新的历史中……再次相遇了。他们相爱，度过平静的一生，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缇娜夏终于回忆起自己的异质，向少女询问道：

「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是不是我已经死了？这里是死后的世界吗？」

「你原来是精灵术士吧，怎么睡糊涂了呢？死后的世界根本不存在。现在漂浮在这里的，只有你的灵魂和精神。大概是因为你碰触到了另一个位阶的缘故吧。」

「啊……」

确实，她以前也曾在某个地方被扔进了负面的海洋。那时她接触到了本不该被意识到的另一个位阶。缇娜夏对自己内心过多的记忆感到头疼。

如果她还活着的，她要怎么做？

然后，她重新振作起来，问面前的少女：

「那么，你作为这个世界的代言人来传达什么？是要排除已经接受了外部者的咒具的我吗？」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缇娜夏和她的丈夫是明显的异物。虽然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的，但他们此刻是来自外部世界的闯入者。气氛有些紧张…

「我不会排除你的。我只是一个传达者。……虽然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但你能够清楚地说出你自己是谁吗？」

「我吗？」

她以前也被问过。在最底层的黑暗中，被问及姓名。

那时的她还什么都不是。所以她没有可以回答的名字。她的存在还没有确定。

但现在不同了。

「我的名字是缇娜夏·阿斯·迈耶·乌尔·埃特纳·铎洱达尔·雷吉纳·法尔萨斯——逸脱者。」

逸脱于人类之外的人。这个世界中仅有的两个异质的人之一。

「我的属性是变革。」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有智慧的生物从出生时就有属性。只是人类所处的位阶无法回忆起这些属性。

缇娜夏的属性是「变革」。她实际上以自己的属性改变了整个时代。

听到缇娜夏自我宣言，世界的代言人苦笑了一声。

「既然你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吧。」

她的金色眼睛微微闪光。这是来自世界的话语。

『变质是赐予你们的礼物。从此你们接受了异质的灵魂、力量、精神，即使死亡无数次也不会溶入世界。时机成熟时，就会在下一个躯体中重生。这个世界，将赋予你们这样的权能。——为了摧毁

来自外部的、十二件咒具』

「为了摧毁咒具的权能吗……这简直就像是太强大的祝福呢」

成为异质后，灵魂不再属于世界。她和丈夫两人，既是尖兵又是唯一的对抗者。因为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存在能够摧毁从外部送来的咒具。所以世界才决定利用他们的异质吧。在异质上叠加变质，将他们变成这个世界的武器。

『十二件咒具中已经有三件被你们破坏了。还剩下九件。不要松懈。不要忘记。排除来自外部的观察。驱逐干涉』

世界本身的意志让所有位阶都沸腾起来。压迫着膝盖跪下去的压力，在缇娜夏身上落下。但她却平静地与那双金色眼睛对视着。

『你们是这个世界创造出来对抗咒具的存在。直到排除所有咒具——继续战斗吧』

面对没有感情的训示，提纳夏露出了美丽的笑容。——就算站在她面前的是自己的王，恐怕也只会得到同样的回答吧。

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接受了。让我们用漫长无尽的时间，在这个世界带来变革吧」

高傲地戴上无形王冠，魔女微笑着闭上了眼睛。露克芮札则一瞬间以怜悯的眼光看了看朋友，又轻轻撇开。

无数位阶穿过两人身体。

提纳夏微微睁开眼睛。透过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很柔和。意识渐渐苏醒过来。旁边传来少女声音。

「啊！提纳夏大人，醒了？」

「米拉，我怎么了？」

枕边有精灵守候着说明有什么麻烦事发生了吧。一边起身擦去额头上沾满汗水的刘海，主人问道。精灵少女则像没什么事一样说道。

「嗯？不记得了？攻击城堡那个禁咒被你制服后，你就昏倒了。」

「禁咒？」

「开启负面空洞那个啊。人类偶尔就会想做那种事情呢。明明控制不住」

「啊啊……原来如此……」

因为接触到通往不同位阶的禁咒，所以灵魂也认知到了多个位阶。

缇娜夏回想起刚才友人所说的话语。

「继续战斗，是吗...」

作为魔女生活了四百年，她终于从自己的虚妄的执念中解放出来。她解除了停止的时间，恢复了肉体的成长，决定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并死去。

但是，她的命运被再次转动。——为了排除干涉，将在永远的时间中战斗。

「怎么了，缇娜夏大人？一脸沉思的样子。」

「嗯，没什么。」

尽管她已经活了很久，但她的丈夫还是一个普通人，不是魔法师，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位阶。也许要在数十年后，他才能意识到她的异化吧。

所以至少现在，她不打算谈论自己和他所等待的未来。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作为与常人不同的存在生活。

「至少，在那之前，我希望他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获得幸福。」

缇娜夏平静地微笑着，从床上下来，去见她的丈夫。

为了度过她剩下的普通时光。

最终，没有透露自己命运的，她在十二年后迎来了作为人的死亡。

2





时间过得真快啊。

奥斯卡看着空荡荡的宽敞寝室，不禁这样想。

他登基已经二十六年了。长女菲丝蒂亚今年也二十岁了。感觉就在昨天，她还是小孩子呢。

还有——缇娜夏去世已经四年了。法尔萨斯王后、他的妻子，在结婚二十一年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她在前往国内进行民族调停的途中，被一个憎恨魔女的老妇人刺杀了。她是个身经百战的魔法师，即使对手是老妇人，也不该被偷袭才对。这说明她已经习惯了平静的生活……所以奥斯卡一直在后悔。让妻子死去的罪魁祸首，就是自己让她去处理城外的事务。当他赶到现场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不是谁的错，别人都这么说。

事实上，他也明白这一点。她是个强大、有能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关在鸟笼里一辈子是不可能的。

还有那本不该存在的历史之梦。梦里她时而是魔女、时而又变成少女。甚至还成为过女王。随着时代和地点不断变换，他与她相遇又分别无数次。

最后，在一个灰色无处不在的房间里

『我真想多看看你们啊』

那是与一个不知名男子面对面交谈的梦。

『你们即使死去也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让灵魂溶入世界中。你们会作为违背人类规则的异物永远漂泊』

本不该出现在重复历史中的对话。他却在梦中见到了它们。回想起那些异物般的记忆。

『那就挑战吧。继续挑战吧。为了继续战斗，我和世界会赐予你们两个变质』

永无止境之旅等待着他们俩。

仿佛是自己制造出来为了满足自己愿望一样。

失去了妻子却还有再次见到她可能性存在。如果让别人听到这些话肯定会笑话他吧？

孩子们都健康成长要成为大人了，可他却还依然忘不掉、也不想忘记那份感情！

那是一个月夜的晚上。

奥斯卡从床上坐起，环视了一下宽敞的卧室，然后目光停在了通往阳台的窗户上。

他感觉到了一阵熟悉的气息，是她的气息。

「怎么了？进来吧」

他的声音让对方似乎有些惊讶。过了一会儿，窗户被推开了。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如同洋娃娃般精致的脸庞。那个让人想起小时候女儿的幼小少女，用一双如同夜色般深邃的眼睛看着他。

她用不太流利的语气问道。

「你知道我在这里吗？」

「我感觉到有人在看我。过来吧」——这一定不是梦。如果这是他内心的渴望所造成的梦境，那么他的妻子不会以这样幼小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

「我还不太明白，你变成魔族了吗？」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和人类有些不同。他能感受到她身上蕴藏着强大而异常的力量，未成熟的魔力在她周围涌动。如果她是人类，那么从出生开始就会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吧。而且她长得和菲斯特莉亚太像了。如果只是普通人类，不可能到这个年纪都没有传到法尔萨斯王国耳中。少女有些困惑地歪了歪头。「因为魔族是最早能重生的……我好像是最高等级呢。你害怕吗？」

「没关系，过来吧。让我看看你」他再次说道，少女便战战兢兢地走近了床边，用深邃的眼睛仰视着他。

好怀念啊，那张可爱而美丽的少女脸庞，虽然有些羞涩地但却坚定地与他对视着。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想见你……」

「我知道。你能回来真好」

听到这句话，少女松了口气，并露出笑容。她伸出小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当然可以。我一直在等你」

就算那个梦境是真实的，并且要从此开始非人类之间互相残杀也无所谓。因为自己早已经在无处可寻灰色房间里做出了选择。少女闭上眼睛，在细如断线般纤弱手臂用力抱紧他。

「我爱你」

听到这份始终如一爱意时，奥斯卡心中充满温暖。她给自己重新开始机会啊。所以今后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她才行。无论，未来的路上有多么漫长的战斗，他都会成为她的盾，奥斯卡发誓要做到这点。

「我也是，并且永远不会改变」

他会把这份感情作为自己不动摇的基石，继续战斗。他紧紧环抱着回归的妻子，开始思考未来的事，而不再是过去四年里的回忆。

现在要做的是，决定留下来的东西和带走的东西。

曾经是小小魔族的缇娜夏，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改造自己的身体，恢复了成年人的模样和原本的记忆。

而奥斯卡那边，去年就把王剑交给了长子威尔继承，现在只拿着普通的魔法剑。他打算再过几年就退位，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但是要继续寻找并对抗外部者的咒具，这样可不够安心。他要在传授给孩子们和未来王室关于外部者咒具知识的同时，也要保持自己能够战斗的状态。

于是奥斯卡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到了城堡地下。在黑暗洞穴中展开的地底湖。

无言之湖没有一丝波澜。

从法尔萨斯建国开始七百多年间，这个湖就一直沉默地存在于城堡地下。它被发现是在某个重复的历史中的绝境之时。而现在那个绝境之历史本身也已经消失了。

没有任何连接道路通往这个地底湖，他们能来到这里是因為缇娜夏能够从地上开启传送门，并从消失的历史中汲取了记忆。

「城堡地下竟然有湖啊，真让人吃惊。不会因为潮湿而导致地基松动吗？」

环顾四周说出这话的是长子威尔。奥斯卡三个孩子中，他最为温和、有常识、有耐心。夹在身为精灵术士的姐姐和弟弟之间进行调停。

听到威尔提出疑问后，缇娜夏轻轻笑了笑。

「以前我也问过同样的事情。不过意外地因为在很深处所以没问题。」

「母后您早就知道这里吗？毕竟还记得传送坐标。」次子路易斯好奇地问道。

他知道王室没有任何书籍记录过这个地方。看到弟弟如此表情后，姐姐菲丝蒂亚戳了戳他。

「所以说啊，是因为在前一个历史里来过才知道啊。刚刚不是听父亲说过吗」

「那件事本身就很难相信啊……这不是违反魔法法则的吗？」

「明明已经死了的母亲竟然在这里，这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则吧」

「确实是……」路易斯和威尔对视一眼。

从十五岁到二十岁大的三人，刚刚听父王讲述了违背魔法法则的「世界外的咒具」。

奥斯卡的孩子们虽然记住了自己将要与王剑共同继承的口传，但两个儿子还是有些困惑。而菲丝蒂亚则用淡定的态度向父亲确认。

「也就是说，继承了阿卡西亚的王室，只要发现来自异界的那些咒具就要把它们摧毁对吧。反正它们也不是普通方法能够破坏得了的」

「嗯，没错」——摧毁从世界外送来的咒具。这就是奥斯卡留给王室的口传。能够对抗外部者的咒具的力量并不多见。因此直系王族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继承了其中之一王剑阿卡西亚者所有的责任。他们必须排除混入这个世界中的异物。

「无声之湖就在城堡正下方，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阿卡西亚是由初代王妃迪亚德拉从湖中取出来的，但她也同样是来自异界之人。湖水中还残留着她的力量」

三个孩子用复杂的眼神望着湖面。尤其是身为魔法师菲丝蒂亚和路易斯，似乎感受到了封印魔力之湖水所散发出来令人不快感觉。

悬浮在空中的缇娜夏向丈夫问道。

「那么我们来到这里要做什么呢，奥斯卡？」

他向孩子们展示了留在建国神话中无言之湖，并传达了口传。但那只是一种保险而已。真正负担着与器物战斗使命者乃是奥斯卡本人和他身边魔女，所以才会前往此地。

比起妻子晚上十五年终于知道自己已经变的奥斯卡对着妻子笑了笑。

「看起来我们今后都得不停战斗呢。考虑到退位后要跟你一起生活，所以想要点东西」

她惊奇地歪着头，而奥斯卡则单膝跪在她身旁。他默默地把没有任何东西的右手伸入了无言之湖中。溶解在无色湖水中的力量，是迪亚德拉从外界带来的，为了对抗同胞们带来的诅咒，留在这个世界的力量。奥斯卡向这个超越规则的力量宣告：

「来吧，随我一起，成为我的力量。作为阿卡西亚的正统主人和内部者迪亚德拉的继承者，赐予我打破干涉的力量。」

他的话语得到了回应，湖水中溶解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在王的手中结出了果实。于是，奥斯卡从湖水中取出了另一把阿卡西亚，看着这一幕，魔女睁大了暗色的眼睛，陷入了沉思。

——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从这里正式开幕。

结束了魔女时代的婚姻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3年。

为创造了这个时代里程碑的法尔萨斯地二十一代国王举办的葬礼，按照国家的习俗只要血亲和重臣参加了大教堂的仪式。城市里只是传出了消息。

在法尔萨斯的历史中，留下了独一无二的一笔爱着魔女迎娶了魔女的国王，人们都带着自己的感慨，在广阔的国土上的各个城市里奏响了古老的悼念曲，那声音在晴朗的日子里回响不绝。

钟声乘着风从远处飘来，站在荒野中的年轻男子苦笑着，旁边的黑发女子注意到后歪着头看向他。

「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听到葬礼的钟声传到这里来了。明明已经在国外了。」

「哎？我可没听到。你耳朵太灵敏了吧？因为没有遮蔽物的关系？」

正如她所说，从荒野到最近的城镇没有阻隔物，但距离相当遥远。所以这肯定只是错觉罢了。

「还有，这里不算国外。虽然这是一片荒地」

两人站立的地方是法尔萨斯的边境西侧，一片有着蓝色塔楼的荒野。很久以前，这里是被古老的魔法帝国统治的土地。在它灭亡之后，魔女之塔耸立在这里。

魔女承诺「只要攀登到塔顶，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在苍穹中耸立的淡淡蓝色塔楼。缇娜夏站在它的前面微笑着低下了头。

「好了，物品已经全部卸下来了，这个塔也要拆掉吧」

「如果突然没有这座塔了，大家一定会很惊讶吧」

「不一定，或许他们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座塔曾是魔女的住所，十二年前，当她去世时，这座塔变得完全空无一物。没有回来的魔女，只留下了塔。

如果这座塔随着国王的去世而消失了，那么所有人都会……

她笑了笑，命令旁边的使魔。

「行了，莉特拉。开始拆塔吧。」

「遵命，主人」

孩子模样的使魔举起双手，塔从顶部开始被削除。

葬礼的主人奥斯卡兴趣盎然地仰望着这个幻觉般的景象。

因为做出了一系列抉择，他们成为了与人类格格不入的存在。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的开始，但只要两人在一起，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作为被拆毁的塔的替代物的是一个人类难以踏足的深林。

「真是有趣，我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

「毕竟你一直生活在城堡里，但是和我和莉特拉一起的生活范围也就只有这么大。慢慢适应吧。」

「我也想试试各种各样的事情。」

「好好好，我会慢慢给你安排任务的。」

相对于已经活了几百年的魔女，奥斯卡一直以来都是以王族的身份生活着。他甚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都不熟悉。因此，缇娜夏对于丈夫对新生活的期望微笑着回应道。

「不过，你的身体感觉还好吧？再年轻一点也没关系。」

现在奥斯卡的肉体年龄已经被魔法操作改为了25岁。他原本的年龄是54岁，记录上是死于疾病，但实际上他主动是离开城堡的。之后，缇娜夏改变了他的肉体年龄，这是基于奥斯卡自己对「战斗便利性」的考虑。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现在身体的成长算是停止了吗？」

「至少现在是这样。但是，因为你的身体一直保持着人类的肉体，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

「抱歉，我没太听懂。」

老实说，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缇娜夏也意识到自己的解释可能不够清楚。

「你还没有死过，对吧？所以这是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有人类的身体。」

「啊，我明白了。」

他们成为了与人类完全不同的存在，缇娜夏已经证明了这点。

假死的奥斯卡、和他一样是变质者的奥斯卡，也终将走上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以后死了，也会像她一样，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下次的身体就算不用魔法强行停止成长，也会在达到一定年龄后自然地停止。我大概是二十岁左右吧。用你的话来说，这就是我的战斗年龄了。之后就和以前的我一样，不再老化地活下去。当然只是不老而已，并不是不死。所以如果死了，还是会重新出生，然后重复这个过程」

这显然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情。正常的人类死了之后，灵魂就会散开并溶入世界之中。但他们两个却不会这样。虽然叫做权能听起来很厉害，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世界无法容忍他们」才对。

所以他们两个的灵魂，在死去之后就会在世界中游荡，直到得到新的肉体为止。然后重新出生之后，又开始战斗。如此反复。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和那个被我们破坏掉的咒具一样，在『倒转时间并重复』，形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也算是死了还有下次机会吧。『多次挑战并解决外部者带来的咒具』这就是从这个世界传达过来的要求。」

「别把工作随便交给我们啊……虽然想这么说，但也没办法啊。毕竟我们确实很适合做这件事」

虽然说是巧合重叠在一起了，但他们两个确实连续破坏掉了从外部者那里带来的咒具。因为被破坏掉的咒具产生余波而导致灵魂变异，如果要交给谁去对付咒具，那他们两个确实很适合。本来就被称为当代最强者的一对。离开王座之后也更加自由了。比如说去寻找隐藏在世界某处咒具什么的。

缇娜夏离开丈夫身边，轻轻地耸了耸纤细的肩膀。

「不过要找到它们可不容易啊。它们可能散落在这个大陆以外的地方呢」

「你不是知道一些其他违反魔法法则的东西吗？应该有很多信息传到你那里吧？」

缇娜夏长久以来曾是塔之魔女。实际上，大陆上发生的很多神秘事件都是她干的。那么其他奇怪的事情也应该有传到她耳朵里。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缇娜夏只是用手指戳了戳自己的太阳穴。

「唔，不能解释的东西并不全都和外部者的咒具有关系啊……比如说『水之魔女』卡桑德拉就能做出『绝对不会错的占卜』，但那个其实只是模糊的未来视而已。不是魔法，但也不是外部者带来的异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奇怪的事情大部分都和它们有关系呢」

「啊，原来如此啊！」

确实隔壁国家甘多纳的女王奥蕾莉亚也拥有过去视这样的异能。要把这样的东西和咒具只凭信息区分开来并非易事。

「只能一点一点地认真确认了。不过也不要太着急，毕竟路还很长，慢慢地走遍各地，收集奇闻异事吧。」

「明白了」 奥斯卡走到妻子身边，把她抱了起来。缇娜夏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但马上又咯咯的笑了起来。

「怎么了？家可还没收拾好呢」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自由啊，很有趣。就算溜出去也不会被骂」

「现在已经没有溜出去这回事了哦。你一个人出门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去哪里。如果我不会碍事的话，我也会陪你去的」

「那就一起去吧。我想试试像冒险者那样的」

穿梭于街道之间，接受委托，帮助他人或者探索遗迹。这些都是他曾经想过的另一种人生。如果自己不是王族的话，也许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吧。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真是幸运。知道丈夫心中暗藏的愿望的缇娜夏露出甜美的笑容。她用纤细的双臂环住奥斯卡的脖子。

「好啊，不过等收拾完再说吧。晚饭也还没有做好」 她亲了亲他的额头，然后轻盈地飘浮到空中。飞到靠近天花板的柜子旁边开始整理东西。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奥斯卡笑了。

「那我就先把其他房间里的东西搬过去吧。弄好了记得叫我一声」

「好~」

堆放在各处的木箱都是缇娜夏从塔里带来的家具用品。奥斯卡根据箱子上写着内容物标签把它们分别搬到相应房间里去。然后打开木箱开始拆除包装和纸箱什么之类东西，把家具用品放在房间内合适位置上面，摆放好整齐美观。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搬过家所以觉得非常有趣。没想到自己动手把空荡荡房间变成温馨舒适居所居然如此有意思。除了缇娜夏关于魔法方面东西以外大部分箱子都整理完毕时，她露出脸来。

「让你久等了呢……哇，你手也挺快嘛」

「家具摆放位置和塔里房间差不多就行了吧？有什么需要变动的地方告诉我就行」

「已经很完美了」

「听你一说，反而不安啊」

「毕竟我对家具布置没什么执着啊」

「嗯，这倒是……」

他的妻子曾经在大陆上四处流浪，搬家也习以为常。女巫伸出了白皙的手。

「那么，我的王，你想去哪里呢？请告诉我你想做的事情，我会一一实现你的愿望」——这句话让奥斯卡想起了在塔中的情景。在众多重复的历史中，他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在蓝色塔的最高层，她面带微笑地看着成为挑战达成者的奥斯卡。

『那么，你的愿望是什么呢？』那时候他只被允许一个愿望。但现在却被告知可以实现「一切」。

这让奥斯卡觉得有些好笑，他忍不住笑出声来。妻子立刻问道：「怎么了，突然笑起来？」

「没什么。不要太宠我啊」

「说实话，被宠坏的应该是我才对吧」

平淡无奇的对话。

缇娜夏打开的传送门将两人吞没，他们转移到了大陆东南的一座城市。

——追上来了。那个，追上来了。

在夜晚的森林里，那东西毫不停歇地追赶着。

树枝被折断的声音，枝条被踩扁的声音，在夜晚回荡着。

「为什么……明明已经死了……！」

在黑暗中，他一直在拼命地奔跑，但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喘着气，汗水浸透了全身。

脚下是泥泞的地面，但无论如何逃跑都是徒劳的。那东西一定会追上来。

虽然已经知道这一点，但还是因为「不想死」而逃跑。

不想死。即使知道无法实现也会这样想。

他能听到那东西贴在自己身后的恶臭呼吸声。很快，那张湿漉漉的牙齿就会撕咬他的身体。仅仅想到这一点，就足以让他死去。

如果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宁愿在此刻毫不痛苦地死去。

「啊……！」

正在考虑这些的他，不慎绊倒在一根树根上。

他的脑海一瞬间变得空白，因为自己的失态而感到羞愧。他不想再想任何事情。什么都不想……。

追逐声在他旁边停下了。

在那里，只有他自己的心跳声和那东西的呼吸声在夜色森林中回响。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森林里充满了他的悲痛呼喊声和撕咬肉体的声音。

瓦卡尼是大陆东南部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两条大道在这里交汇。这座充满商人和旅人的热闹城市，靠着贸易而发展。

「——虽然之前就听说过了，不过亲眼看到还真是一座乱七八糟的城市啊」

「这样的城镇，遇到火灾或者暴雨怎么办？」

「当然会很麻烦啊」

平静地回答他的是身旁走着的魔女。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她用面纱遮住了脸。缇娜夏苦笑着说道。

「你不能把这里跟法尔萨斯王都那样受到国王监管的城市相提并论。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利益意识如果有麻烦，就必须靠有麻烦的人自己解决。其他人有困难也不关自己的事。当然，如果愿意帮忙也没人拦着你」

「……原来如此」

街道上虽然很热闹，但只要稍微往巷子里看一眼，就能看到一些衣衫褴褛、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缺乏生气。

「成功者靠运气和手段，失败者只能自认倒霉。真是个残酷的地方啊」

「来到这里都是有所准备的人呢。虽然我是觉得这里并不适合居住，但奇怪地总有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不过，在我上次来之前可没有这么多贫困者啊」

「上次？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二百年前吧……」

「果然你会说出这种话来」

完全不能算作是「上次」，那可是一个小村子变成城镇都需要花费的时间。她总是把一百年前当作昨天一样说起，所以得让她注意一下说话时候的用词。

魔女若无其事地微笑起来。

「总之，在这个城市里为了保护自己，很多人会结成互助团体签订契约。你看到那边挂着的牌子了吧」

缇娜夏指向一个小摊子前面挂着的牌子。上面画着两团火焰为中心的图案，并写着「火之角」的字样。

「加入互助会的人们都会用类似这样的方式表明自己属于哪个组织。当然了，真正敢于公开身份标志的也只有比较大型和有实力的组织而已」

「自卫和自治吗，真有趣。大型组织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会费高，加入难度也大吧？」

「一针见血」缇娜夏在面纱下咯咯笑着，她清澈的声音让奥斯卡的心情变得愉快。他牵起妻子的手。

「可以先绕着城市转一圈吗？我想看看各种各样的东西」

「当然可以……对了，你最好在某个地方买一把剑。带着剑会比较好。」

「啊，确实如此。」现在的奥斯卡身上并没有剑。

「那就去武器店……啊，你的衣服也要买吗？」

「立马就要换衣服吗！？明明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这是我永远的爱好，你就别想让我放弃了。」

奥斯卡牵着缇娜夏的手，魔女耸了耸肩。就在他们要进入附近的服装店时，旁边的小巷子里突然冲出一个矮小的身影。一个穿着斗篷的人马上就要撞上缇娜夏，但奥斯卡赶在那之前拉住了妻子

「你没事吧，缇娜夏」

「啊，谢谢」她被奥斯卡突然拉过来，撞到了他的身上。缇娜夏捂着额头，回头看了看刚才消失的人影。

「刚才那个人，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我闻到了旧血的味道」

「诶？」

「缇娜夏，我们先去买把剑吧」

穿着斗篷的人已经不见了。但是周围似乎有些不安定。她相信他的直觉，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这条街上并没有多少店铺。两人走了一会儿，找到了一家卖武器的店。但是一打开挂着「火之角」的招牌的门，就听到里面传来男人的声音。

「抱歉啊，我们现在有点忙」

说这话的是店里最里面的老板。店里还有几个男人，气氛很紧张。缇娜夏藏在奥斯卡身后看不清前面，就拉了拉他的衣角。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从气氛上看，似乎是发生了争执。换一家店吧。」

缇娜夏也想通了这一点，随口答道：

「那我们去别处吧。或者干脆直接转移回宅邸取剑好了？我记得塔里带回来的东西里面应该有一把剑」

「也可以」

如果能马上买到就当地采购也行，但是如果还要再找一家店铺可能还不如让缇娜夏帮忙更快。可是听到这话之后，男人们都微微动了动。

有人对奥斯卡开口问道：「你身边跟着一个会用转移魔法的魔法士？」

「……是啊」

——这下麻烦了。

会使用传送魔法的魔法师寥寥无几。因为获取坐标并连接远距离的魔法非常高难度。更何况，拥有这种技术的魔法师大多都在官方机构工作，很少有在外界游荡的魔法师能掌握这门魔法。

男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便开始热闹起来。但对于奥斯卡来说，让妻子被利用是他愿意看到的。他准备先跟缇娜夏商量，但在那之前缇娜夏就先一步拉起了奥斯卡的衣服。

「没关系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我们本来就是来找着些有趣的话题的吧。」

「这么说也对」

原本他们就是打算找到武器后收集奇怪的话题和麻烦事的情报。所以，即使顺序有些颠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奥斯卡同意了，然后指向了背后的缇娜夏，说道：

「她是我的妻子。你们是需要一个魔法师帮忙吗？」

这句话让男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他们相互交换着包含希望和考量的眼神。

「怎么办？」

「这是个好机会。好不容易有技术娴熟的魔法师，我们最好向他求助。不然我们现在无法进入森林。」

「但是，时间有限，而且对方是……」

「不需要那么深入。死者甚至在森林入口被发现了。只要确认了那东西的再次出现，我们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向他们发出讨伐请求。」

奥斯卡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些相当危险的小声讨论。缇娜夏似乎没有听到，她对丈夫耳语道：

「又什么问题吗？」

「他们还在讨论，但很快就会结束。」

正如奥斯卡所说，他们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店主抬起头来说道：

「请进里面吧。这个话题不太适合在外面谈。」

于是，两个人走进来，带上了门。在那里，他们听说了有关一个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异变」的故事。

「森林里的野兽，是吗？」

南边是瓦卡尼城的广阔森林，从古时候起就被说成是「魔物栖息之地」，人们一直不敢靠近。

但是大约十年前，一些新来的城镇居民不知情地进入了森林。

——结果，他们全都惨遭杀害，被发现时已经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尸体。

那些留下深深爪痕的被杀害的人们之中，有几个明显留下了被吃掉的痕迹。

这一事实让人们感到战栗，于是他们开始「讨伐魔兽」。森林离瓦卡尼城太近了。所以他们向国家申请，派遣了几个宫廷魔法师，组成了大规模的讨伐队，进行狩猎。

「那么，讨伐成功了，死伤者也没有太多，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吧？」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离得太远了。」

虽然法尔萨斯是大陆上数一数二的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汇聚到那里。如果讨伐顺利结束了的话，就更是如此了。

「但问题是，最近这只野兽又复活了。难道是这只野兽的孩子幸存了下来？」

从一个月前开始，瓦卡尼森林里再次出现了死者。

发现的惨死尸体和十年前的受害者一样，留下了爪印，内脏被吃掉了。昨天，甚至火之角的成员也死了，问题开始变得棘手起来。

奥斯卡一边走着狭窄的兽道，一边说道：

「首先，我想知道当时是否真的杀死了它。」

「虽然他们说杀了，但毕竟是十年前的事情。」

首先要怀疑的就是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它已经被杀了，但实际上，可能生命力很强的个体幸存了下来。

「你认为那只野兽是什么？」

「毋庸置疑，是魔物。从它的寿命长达数十年之久来看，它一定是从很久以前一直存在到十年前。普通的动物不可能这么长寿。」

「或者是死了十年然后复活了？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啊。」

两人在森林中行进，步伐从容不迫。时间还很早，他们显得很镇定。「火之角」请求他们确认森林入口到中央地带是否有问题的野兽，并尽可能讨伐它。据说在向其他城镇或国家求援时，被要求先确认野兽的实际存在。因此，这两个人听完情况后，正前往最新的尸体发现现场。

「目前只有晚上才有死者，已经有六人死亡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再进入森林才对。」

「我也这么想，但也能理解不能放任它在城镇附近肆意妄为的心情。」

「嗯，虽然不算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既然听说就处理掉吧。」

奥斯卡发现了标记，一个在树干上刻着十字伤痕的标记，从这里进入了茂密的树林。他们沿着折断的树枝和草地，穿过了树林中的缝隙，五分钟不到，就到达了尸体现场。

「就是这里了。」缇娜夏断言道，因为周围的草地和地面上还残留着血迹。根据黑色的血迹来看，受害者一定遭受了相当严重的伤害。但是附近没有任何痕迹，两个人分头搜索周围。

「我们走过的路，是那些来收集尸体的人走过的吗？死者好像是从深处逃出来的。」

「在这样的地方奔跑逃生，真是相当努力啊。如果是我，早就被抓住了。」

「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重要的是，这里并没有兽的痕迹。」

附近的树上没有爪痕，草地上也没有脚印。就像是被一个没有实体的对手攻击了一样。缇娜夏听了这话，将双手放在腰间四处张望。

「这真的是魔兽杀人吗？难道不是人类杀人然后伪装的吗？」

「原来如此？确实，目击到魔兽的人都没有活下来，这个可能性也存在。只是因为死者的状态和十年前一样，所以被认为是魔兽再次出现了。」

爪痕、牙印，以及被吃掉的内脏，所有的一切都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但两个人并没有直接看到尸体。因为尸体情况太过恶劣，所以在家人和互助会的同意下，将其火化了。

「虽然没办法，但还是想调查一下尸体啊。」

虽然说了这些话，这两个人现在并不是城主或什么的。他们只是路过的人。只能在得到的有限信息下进行调查。

「好了，那么下一步就去确认十年前埋葬兽尸体的地方吧。」

当奥斯卡问起野兽的埋葬地时，那些人虽然说「你们真是好奇心重啊」，但还是告诉了他们。从他们的口气和表情来看，他们似乎真的很害怕野兽。

那么，确实存在着让他们如此恐惧的「东西」吗？

两人改变了方向，朝着埋葬地走去。那里在森林的前方，不过是在一个小小的悬崖下面，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用魔法下到崖底，然后环顾四周。

「这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被告知的埋葬地是一片长满草的小空地。没有树木之类的东西，但草却长到了缇娜夏的膝盖高度。中央有一块小孩子大小的石头，可能是作为标记用的。

「嗯……也没有看到从土里爬出来的痕迹呢。或者说它被埋了之后就立刻逃走了，在某个地方睡了十年？」

「比起在土里睡十年，这倒是更有可能啊。缇娜夏，能把它挖出来吗？」

「没问题！交给我吧！」 缇娜夏稍加思索，然后开始念起咒语。

接着，中央的石头轻轻地飘起来，在空中移动到空地的边缘。紧接着草和下面的土一起像潮水退去一样向外围移动。慢慢地，土壤发出沉重声音的……

「等等，停一停。我看到什么东西了」 让她停止念诵后，奥斯卡下到了坑里。

高大的他消失在坑里，说明已经挖得很深了，在土里有一股异味。奥斯卡看着坑中央露出来的淡棕色的东西，戴上手套……

「……骨头啊」

相当大只、动物形状的骨头。稍微变色了一点点。奥斯卡把它拿出来给她看时，缇娜夏皱起眉头。「诶？那就是说十年前确实存在过啊」

「不过光凭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啊。再挖挖看吧」

「我用魔法吧。你把那个骨头拿过来」

缇娜夏接过骨头后又对它念起咒语。不知道是哪个部位、弯曲得很厉害的粗壮骨头在空中滑行后停在研钵状的洞正上方。然后像被它拉住一样，其他骨头从土里陆续冒出。

漂浮在空中的骨头，直到齐整排列完成才停下来。

「好大啊。我虽然不懂怎么组装，但看起来像是四足兽吧。」

「头好大，而且圆圆的。是熊那么大的家伙吗？」 骨头的额头部分破碎了，留下了一个洞，应该是被从正面用锤子什么的砸开的。

「这死法肯定很惨吧。说不定一击就死了。」

「也可能是势均力敌。如果魔法师有防御结界的话就不好说了。」

两人各自发表着感想，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进展。

「十年前的兽已经死了」，这是唯一的结论。

缇娜夏把白皙的手指放在下巴上思考着。

「嗯，也就是说，现在造成的伤害是另一个个体造成的？」

「你不说这是伪装杀人吗？」

「这个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所以伪装会很难。说不定真的有类似的兽存在。」

「这样吗？」确实，用这个爪子造成的伤口很难用刀具再现。而且尸体也被吃掉了。魔女的视线紧盯着空中的骨头。

「从残留的魔力来看，这个应该是某种魔族吧。这样的话，他们能活上几百年也没问题。听说他们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但是——」缇娜夏歪着细长的脖子。

「这种魔族是没有繁殖能力的。所以现在存在的个体应该没有孩子之类的。」

听到这话，奥斯卡想起了她留给孩子们的高位魔族。曾和古老的魔法大国铎尔达尔签订契约，将契约转移到法尔萨斯的十二个人，他们就是高位魔族，明显以独立的个体存在，没有血缘关系。似乎魔族的纯度越高，就越没有这种关系。那么，在这里，还是相信缇娜夏的判断比较好吧。

「顺带一提，原本就有两个的可能性呢？」

「嗯，这也不太可能。有这么强大的魔族，很少会出现两个相同的存在。那种东西往往是因为力量偶然而生的。」

「……原来如此。」

奥斯卡仰头望着天空。时光渐渐逼近黄昏。悬浮在空中的骸骨群，缓缓旋转着。

「看来只有亲自打倒它们才能知道真相了。看起来天色要暗了，我们就沿着森林继续走吧」

「是啊，这样比较稳妥。我去侦查一下」缇娜夏弹了弹手指。与此同时，一只白色的、像是貂的生物在空中闪现，然后滑进了树林里。

「我已经命令它们绕着森林一圈回来。如果发现了魔物或者魔族，它们会通知我的」

「真有趣啊。顺便问一下，它能发现其他东西吗？」

「其他东西？」

奥斯卡回头看去，刹那间，森林深处传来了沙沙的动静，什么东西似乎惊慌失措地远离了他们。缇娜夏瞪大了眼睛，抬头看着丈夫。

「那是什么？」

「人类。身材很小，可能是个孩子？就是刚才在街上撞到我的那个家伙。我们一直被他盯着呢」

「啊？我完全没察觉到……」

「他应该很擅长在森林里行走。能够掩盖自己的气息……还有，我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敌意。你没有注意到她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魔女皱起了眉头，望向已经空无一人的树林。」

「这种危险的时期，一个人在森林里干什么？如果不是犯人的话，也太大胆了吧。说不定会被杀死的哦」 「……确实如此」

委托他们的人们都对进入森林感到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在森林里出现的人类究竟是谁呢？

「还有刚才在街上撞到我的时候闻到的陈旧血腥味……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说出口后，感觉到许多不合理之处都变得清晰起来。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委托，在他看来似乎还隐藏着更多信息。奥斯卡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头。

「先把情况整理一下吧。首先，你认为一直存在的魔物，为什么在十年前突然开始杀人？」

「嗯，如果简单考虑的话，可能是人类方面插足了他们的领地吧。从古时起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一直注意不进入森林，似乎十年前的受害者也是新来的居民？」

「那么，只要不进入这里，暂时应该不会有问题。实际上，离城这么近，城里也没有出现过受害者。可是，委托的人们却说‘时间不多了’，想尽快进入森林。」

「啊……这样啊。」

魔女的黑色瞳孔像是漂浮在空中。她的眼神中流淌着锐利的光芒，如果是胆小的人看到了大概会直接吓到不敢动吧。

「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冒着危险来到森林里，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有这种可能性」

「咦？难道他们想要寻找宝藏什么的吗？」

「在森林里能做什么呢。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当事人，就很难判断轻重缓急。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情况。

只是，被人瞒着背后的事情而接受了委托，心里总觉得不太舒服。这个委托是看中了自己的妻子作为魔法师的能力而提出来的。如果两人一直没有发现背后的真相，说不定她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或者遇到危险。

妻子那边的缇娜夏则是「唔……」地小声发出了苦恼的声音。

「要不然我们干脆把森林烧掉试试？如果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这样不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

「一劳永逸的只有风景和你啊」

「去寻找外部者留下来的咒具，难道是非常细致又重复性高的工作吗……。要晕过去了啊」

「你……我不在身边时可别乱来啊」

骨头被放回洞里后，缇娜夏开始把土填回去。

「但是，光凭『说不定有什么』这样模糊不清的东西，用魔法探测也是很困难的哦。我们只能靠肉眼去寻找了」

「那就只能去盘问一些可能知道点什么的人了吧」

「要回到刚才那家店里去，对所有人施展精神魔法吗？」

「我都跟你说过别乱搞了啊」

「我觉得这和盘问没什么区别啊」

土和草一起被填回去，最后一块石头也被放在中央。等到弄完这些之后，缇娜夏喘了口气。

她抬头看着丈夫，「那么，我们走吧。——向着被告诫『禁止入内』的森林深处」

她向森林深处奔去。

对于米莉来说，这片森林就像自家的后院一样。她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这里。所以即使没有道路，她也不觉得困难。只是现在她的内心像要炸裂，满身大汗地跑着。外衣被甩掉了，金发撒落在肩膀上。

城里的人们并不喜欢住在森林里的她们。十年前，米莉还只有五岁，不懂大人们之间的事情，但她知道自己和家人在城里没有立足之地。

城市和森林之间，虽然很近却又很远。十年前的悲剧让米莉深刻地明白了这一点。

「快点……要是被人发现了就完了」

死了太多人了。

所以才会有人来到森林里。她早就料到会这样。

料到了，但却一直没能阻止。没能说出那样做不对。

不，一切都不对。从一开始就全都错了。只是不断地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而已。

树木间隐约露出一个小木屋。米莉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爷爷！有人来了！」

「……又来了吗」

那是米莉听惯了的声音，所以她并没有害怕。

坐在屋子深处椅子上的祖父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晒黑的皮肤和强壮的身体显示出他在这片森林里生活了多久。

他就这样拿着小盒子要走出屋子，米莉扑上去拉住他。

「别再做了。这样下去没意义啊。」

「该停手是他们才对。这十年间，我们一直忍耐。虽然发生了那样的事，但还是随着他们……但是，那种日子也结束了」

祖父握紧手中的小盒子。那是用银色金属制成的东西，一个月前米莉偶然得到的东西。她去城里买东西，在巷子里发现一个死去的男人。

那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只是米莉捡起男人手中掉落的小盒子而已。可那并不是普通的小盒子。它让已经过去应该消失无影无踪的过去，在米莉面前展现出来。

祖父发现这个小盒子可以用来达成复仇。

「别这样了。这样永远结束不了……他们只会把别人送到森林里，代替他们。像现在这样！」

在森林里的那对年轻男女好像不知道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扰乱了守护神的坟墓。为了找到在森林里杀人的野兽的真正面目。但即使杀死这些人，也只会跌入泥沼。这样下去没有任何出路。他们很快就无法生存下去。

祖父回过头来，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米莉，你什么也不用做。我来处理就好了」

「爷爷！」

祖父挣脱了她的阻拦，走了出去。

外面已经快到黄昏了，夜色渐渐笼罩了一切。森林里更加黑暗。如果完全到了晚上，就是守护神的时间了。对于米莉来说，守护神是好朋友。但他已经不在了。现在，只剩下祖父的复仇工具。

米莉环顾了一下空荡荡的小屋，耷拉着肩膀。但她随即紧握拳头，从敞开的门跑了出去。

「这里就是森林深处了吧。可以这么说吧」

夜晚的森林，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

在脚下难以稳定的情况下，奥斯卡踏着魔法光芒照亮的地面前行。

那位用魔法制造光照魔女本人因为行走疲惫，浮在空中从后面抱住了奥斯卡的脖子。他一边牵引着妻子，一边不时地把左手向后摸摸她的小脑袋。

「虽然我们接到的任务是‘确认从森林入口到中心地带’，但我还是感觉他们不像是因为担心我们所以要求的。」

火之角的人曾经对于让两人进入森林一事表示过抵触，但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从森林入口到中央附近就可以了」，反过来说就是「不想让你们进入深处」的意思。

「这个条件很好理解。但是，为了隐藏信息而不告诉我们魔族的存在，这种行为也太恶劣了吧。」

「这也是因为他们很在意外来者吧。我们之间并不是互助的关系，所以只能靠自己了。」

「虽然我们会自卫，但如果真相让我们不满意，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打飞吗？」

「还是等我再考虑一下吧。」

引起骚动，如果让法尔萨斯知道了就麻烦了。缇娜夏在孩子们面前是个好母亲和王妃，但她本来就是脾气火爆，粗心大意的人。之前她的言行都是受到地位的限制，但如果她没有被限制，就更需要小心谨慎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她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后就更需要多加注意了。奥斯卡微微苦笑着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世界突然猛地震动了一下。

「怎么回事？」

「嗯，怎么了？」

「你刚才没有使用短距离传送吗？」

「我没有用……。因为有你在拖着走嘛」

周围的景色瞬间晃动了一下，但缇娜夏好像没有察觉到。那么，这就不是魔法，也许只是错觉吧。

奥斯卡抬起头，看向前方。

「来了。」

「来了吗。要抓活口吗？」

「如果无法沟通的话，就杀了」

没有声音。

只是通过气息感觉到。明确的杀意。凶暴的意志。只是这样。

缇娜夏离开丈夫的身体，漂浮在空中。

奥斯卡举起了他刚刚在草丛中悄悄拔出的剑。在没有月光的森林里，魔法的光芒照亮了普通的钢剑。

只能听到缇娜夏呼出的气息声。

「我会创造一个可以战斗的场地。可以吗？」

「拜托了」

地形很糟糕。在来到这里之前，他们不得不用剑砍掉枝条，勉强走过来。在这个有许多盲点的森林里，与人类对战还好，但与魔物对战就处于劣势。

魔女伸出了细长的手臂。

「退去吧。如同见到黎明的夜晚一样。如同接受梦境终结的小鸟一样。扭曲吧，缠绕吧，向着不该去的方向低下头颅吧。」

随着歌唱的吟诵，脚下的草，树根，都软软地垂下，与土合而为一。树干缓缓地倾斜，以两人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像花瓣一样散开，让出空间。

「真厉害。你竟然连这种事情都能做到」

「我曾经也是掌握元素的精灵术士。如果你想烧了这片森林，我也可以做到」

「能够做出不烧的决断也很厉害啊，真是太棒了。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你是在用夸奖教育我吗？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孩子们会成长，但是你已经不会了吧。你觉得自己都多少岁了？」

「如果把我活着的时间加起来，那就是四百六十岁了吧……」

虽然是很白痴的问答环节，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可以战斗的空间。

青白色的月光洒落在空地上。

为了不进入奥斯卡剑的范围，缇娜夏飞得更高，悬浮在战场上空。

奥斯卡注视着感觉到的方向，把头顶上的魔女作为守护对象。

从倾斜的树干深处传来低沉的嗥叫声和踏草声。

然后出现的是——身高可能有三个成年人那么高的黑色野兽。

最接近的形状可能是大熊吧。但是，四肢着地的野兽背上没有毛发，更像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它的爪子很大，弯曲得厉害，锋利的犬齿也露在嘴外。

如果是普通人，一看到这种野兽就会做好准备迎接死亡。但是两人却静静地观察着敌人。

「真的存在这种东西啊」

「是啊。这家伙，至少得十个人才能打得过吧？就算是两个两个地派进去，也只会白白送死啊」

「要是以前的法尔萨斯王子，肯定会说『太麻烦了，我自己去解决它吧』吧」

「我们不能再想着单打独斗了，多给后辈们一些机会嘛」

一边开着玩笑，一边看着那只野兽缓缓向奥斯卡靠近。魔女向自己的王询问道。「要不要给你加上防御结界？」

在过去重复的历史中，奥斯卡身上总是有着防御结界，但现在却没有。因为他反应神速，很少被攻击到，所以如果用太强大的结界保护他，反而会浪费缇娜夏那边的魔力。

所以他们根据情况调整是否需要结界，但现在奥斯卡摇了摇头。

「不用了。我有办法应付。你可别让它咬到你啊」

「那我就只稍微加点防御吧。我会注意不要掉下来的」

缇娜夏弹了弹手指，一层薄薄的结界覆盖在奥斯卡身上。

剑士和魔法师配合战斗最常见的方式是前后分工，但如果魔法师能够飞行并且实力高超的话，上下分开反而更能干扰敌人并掌握战局。

奥斯卡集中精神对准那只逐渐接近自己的野兽。

它那双小小的绿色眼睛闪着微光。

它的眼神和奥斯卡的视线相遇了。

就在那一刻，野兽向奥斯卡发起了猛烈冲锋。

「好快」

等他说出这话时已经来不及了，在他面前晃过一排锋利牙齿。奥斯卡向右闪避，并且趁机向它左肩挥出一剑。利用野兽冲势发动攻击本该有效果才对——但结果只听到沉闷金属撞击声。剑被弄弯后飞出去了。「奥斯卡！」

「没事。只是比想象中硬多了」

虽然这也是因为剑的强度不够，但奥斯卡在斩击的瞬间就察觉到了对手的硬度，为了不让手腕受到冲击而放开了剑。

他回头望向野兽。虽然以为它会因为那样的冲锋而停下来，但野兽却意外地轻松地转换了方向。

然后，白色的魔法光芒照射在它的头上。

「趴下！」

魔法再次瞄准了和十年前那只野兽头上的洞相同的位置。

然而，重要的魔法攻击却被类似岩石的皮肤弹开，并表面散开。

「啊！？怎么会，明明看起来毛茸茸的！？」

白色的飞沫喷溅而起，她的魔法扩散了。野兽盯着在空中的缇娜夏。粗壮的四肢猛地踩在地上。

「缇娜夏！躲开！」

黑色的巨体跳入空中。凭借着身体的大小，它拥有难以想象的跳跃力，尖锐的牙齿试图咬住魔女纤细的身体。

但就在那一瞬间，她的身影消失了。缇娜夏使用短距离传送，移动到丈夫的身后，看着野兽跳跃着飞过他们，她的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

「唔，魔法防御比我想中的要高啊。还有身体素质也是。也许开阔了场地反而对我们不利。」

如果这还是树木茂密的森林，野兽就没有这么大的跳跃空间了。因攻击被野兽挫败而面露不悦的妻子撅起嘴，奥斯卡苦笑着。

「没事。这也让我活动方便了。」

「如果我能烧掉周围的一切，就没问题了。我会加大魔法压力。可以吗？」

「不行。会造成大面积损害的。」轻易地烧掉其他国家的森林是不可取的。

轻轻地挥了挥右手，奥斯卡说：

「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可以退后了。」

「啊。但是武器怎么办？」

「我用自己的就好了。」

听到这句话，魔女轻轻瞪大了黑色的眼睛，点了点头。她乖乖地退到了后面。

野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跳向了奥斯卡。它的眼中燃烧着仇恨，它的嘴巴张到了极限。

在看到那颗牙齿，就像看到了死亡一样，奥斯卡张开了自己的右手。

「来吧。」他的命令是发向他自己内心深处的。

这是他内在的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从无言之湖中继承而来的力量。

——王剑阿卡西亚。

从法尔萨斯建国开始就流传下来，拒绝一切魔法的剑。

它也拒绝来自世界之外的力量。

奥斯卡握紧他熟悉的剑柄，轻轻地吸了口气，停了下来。

他大步向迎面而来的野兽走去，以极限速度挥动着磨练到极致的王剑。

镜子般的双刃触碰到了野兽的下颚，紧接着，清晰的声音响起。

碎裂的是野兽的牙齿。

阿卡西亚随即将野兽的头部斩成两半。没有断续声。

野兽还在拼命挣扎着想要用它的爪子扯开奥斯卡，但他迅速地用手中的王剑斩断了它的手臂。接着他说出了这句话：

「差不多该结束了。」

他的声音既不温暖也不冰冷。

王剑的刃穿透了颤抖的巨大心脏。在接受了这把拒绝魔力的剑的攻击之后，野兽的眼睛一瞬间瞪大了。随后，它的巨大身躯摇晃了一下，最终倒塌在地。

「就这样吧。」

「好厉害啊。」

缇娜夏跑过来，跳到奥斯卡的背上。她从丈夫的背后向野兽的尸体里张望。

「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能砍断呢？新的阿卡西亚，刀口变锐了吗？」

「和以前一样。只是皮肤硬的地方只有身体上面而已。只要瞄准不硬的地方就好了。」

他所持有的阿卡西亚与他年轻时所持有的不同。在将王剑传给儿子后，他将留在无言的湖中的力量承袭到自己的身体里。

然后，奥斯卡将这种力量表现为「阿卡西亚」，这是他记忆中的形式。本来，世界上只有一把王剑存在，而现在有两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这把剑，如果被看到的人就会知道它的真正身份。因此，它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随身携带。但如果是如果只是随便带一把便宜的剑，就会像刚才那样。所以，下次最好再仔细挑选剑。

确认野兽完全死亡后，奥斯卡轻轻地挥了挥阿卡西亚，将它消失在自己的手中。缇娜夏整理了一下丈夫的凌乱头发。

「任务完成了吗？好，那么我们来切开它的肚子吧？可能还留下了受害者的遗物。」

「是啊。我们先去报告一下森林深处的情况，然后再去调查。」

「那么就先把它的头拿走吧。带回去。」

缇娜夏开始念起了短短的咒语。这时，奥斯卡突然感到一阵视线。他转过头，向着仍然残留着树木的方向望去。这个影子比他在墓地里见到的人还要大，

「缇娜夏，我去抓一下那个人。你在这里等着。」

「好的，你去吧。」

留下妻子用魔法拆解野兽，奥斯卡跑了出去。从建造出来的战场走出来，越过扭曲的树木，就在他踏出一步的时候——世界又一次震动了。

这次变化很明显。

风景变了。

「怎么了？缇娜夏，你做了什么吗？」

「……我什么都没做。倒是尸体不见了」

「啊？」奥斯卡回头一看。

缇娜夏站在普通的森林里。周围没有任何被杀的野兽的尸体，也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

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两人还在惊讶的时候，那个人影也趁机逃走了。他们带着疑惑回到了城里，一是因为战斗结束后找不到方向迷路了，二是因为看到缇娜夏有些疲劳。今天她从早到晚都在忙着搬家和建造新屋子。实际上，等他们回到城里时已经很晚了。

缇娜夏靠在餐桌上吃着晚饭。

「真是奇怪啊，不过大概明白了为什么尸体旁边没有野兽的痕迹……」

「因为它们全都消失了」

两人正在旅馆的一楼食堂用餐。本来可以用传送回新屋子，但是刚搬家还缺少很多东西。奥斯卡觉得还是在城里住一晚比较好，不会给缇娜夏增加负担。

他们没有向「火之角」报告森林里的事情。毕竟太过离奇，让人难以启齿。

「没有留下痕迹，也太过分了吧」奥斯卡给妻子分了一盘肉后，举起自己的右手示意。袖口上一点血迹也没有。明明杀死野兽时被溅了血的。

缇娜夏说声谢谢接过盘子后叹道：「我知道它们消失了所以没留下痕迹，但是为什么会消失呢？这还是个谜……那把弯掉的剑倒是留下来了」

「也就是说被打败的这边才会留下东西。尸体也没消失」

「那被吃掉的部分算怎么回事呢？我可没听说过只剩下被嚼碎的内脏落在森林里啊。难道它们算作对方的血肉吗？」缇娜夏边说着边把滴着肉汁的一块放进嘴里。或许是因为现在正吃饭，所以她没戴面纱。

奥斯卡端起酒杯道：「尸体消失也就罢了，连森林也恢复原样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感觉到任何魔力啊。感觉像是看到幻觉似的」

「可是剑确实弯掉了啊，而且人真死掉了」

「就是说啊…」

魔女无奈地耸了耸肩，好像在说「没办法」，少女侍者将一枚硬币换成一个小瓶子放在她面前。她和丈夫的酒口不同，所以特意点了一份自己喜欢的。

缇娜夏将甜美的果酒倒进自己的杯子里。

「如果这是精神魔法的话，能让我们感知不到这么大的变化，真是了不起啊。但是，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做到这一点，我有点想不通呢」

她一边发出困惑的声音，一边看着端上来的盘子，里面盛着的是只蒸过并撒上盐的嫩菜芽。这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季节才能吃到的东西，但只有喜欢淡淡甘甜和苦涩味道的人才会觉得好吃。相比于对大陆东部特有的料理一无所知的奥斯卡，缇娜夏则兴致勃勃地点了几道菜。

奥斯卡接过分给他的嫩菜芽，吃了一口后皱起眉头。

「这个……有草味啊」

「因为就是草啊」

「说是甘甜也算甘甜吧」

「你平时吃得太好了，味觉都被培养刁钻了。不过法尔萨斯那边用香料太多了，对于这种朴素的味道可能不太习惯吧」

说着话的缇娜夏出生于铎尔达尔，在与法尔萨斯相比更为温和的调味下长大。她自己也曾经旅行过大陆，所以对于不同风味也很包容。

缇娜夏抿了一口果酒。奥斯卡看着妻子，问起了他心中关心的事情。

「……缇娜夏，你能使用艾尔特利亚之力吗？」

被他们两人分别继承下来外部者咒具所拥有之力。

「艾尔特利亚」——那个可以让世界时间倒流回去之名所指代之物。虽然说被分割开来了，但那股力量更多地传承给了缇娜夏而非奥斯卡。因为在摧毁艾尔特利亚之前，作为被那器物选中之主人、灵魂与器物相联结着之人——就是缇娜夏。

所以如果说有谁能使用那股力量——应该就是缇娜夏才对。而奥斯卡则继承下与艾尔特利亚相反、阿卡西亚之力。恐怕他根本无法动用足以让时间倒流回去那样强大之力量。

缇娜夏也明白这件事情。

「唔……」她小声地发出声音。

「如果说可能使用那股力量的人——就是我没错。但刚刚让森林恢复原状并不是我做到的。说实话，我不太明白如何使用这个力量，但即使是无意识的，如果力量自己动了，那也应该是能感知的。」

「好吧。但是原因越来越难以理解了。」

「也许我们这是一开始就中奖了。」

奥斯卡感到她的话语击中了盲点。

他们旅行的目的是找到外部者的咒具并摧毁它们。难道他们突然就撞上了某个咒具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抓住逃走的人，或许就能知道一些事情。明天中午，我们再去探索一下森林。」

「好吧……。既然已经除掉了野兽，现在尝试找找那个人类吧。」

虽然他们可能无法得到任务的奖励，因为野兽的尸体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需要解开这个神秘事件背后的真相就可以了。

得出结论后，两人享用了剩下的食物。

吃完，奥斯卡站起身来，向妻子伸出手。

「缇娜夏，你能自己走吗？」

「嗯……」

半趴在桌子上的缇娜夏，用迷离的眼神看着丈夫。她只喝了一点酒，但可能是因为太累了，酒劲上来得很快。刚才还能正常说话的她，现在连站起来都困难。奥斯卡后悔没有早点发现。

「睡吧，我抱你去」

他轻松地抱起妻子的身体。缇娜夏闭上眼睛，嘻嘻地笑了起来，被丈夫抱到二楼的过程中，一直在笑个不停。

「你到底喝了多少啊？」

进了房间，他把妻子放到床上，奥斯卡感觉到一种微妙的感觉。

月光照在妻子的脸上，她睁开的黑色眼睛有些空洞。她仍然保持着笑容，但眼神却没有聚焦。瞳孔略微扩张。

「缇娜夏？」

刚才还没什么事啊。吃饭的时候也没什么异常。

可是现在的她明显不对劲。从她纤细的身体里升腾出魔力，奥斯卡惊慌地握住她的手臂。

「缇娜夏，控制一下你的魔力。你知道自己怎么了么？」

他边说边用力握住她的手，在掌心释放出自己体内阿卡西亚之力，就像一件封印器一样压制着她的魔力。可是即使封锁了她的魔力，缇娜夏还是呆滞地看着他。那双眼睛里透出微弱的意识，让奥斯卡感觉像被冷水泼了一头。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没有离开过她啊。应该没什么事才对啊。难道森林里交战时有什么延迟作用的东西吗？

她呼吸越来越浅促了。他摸摸她颈侧发现心跳异常地快速。面对明显的异常，自己感觉到无比的无助。他站在那里，静静地被蓝色月光照耀着。

法尔萨斯西北部的幽深森林里，有一座房子。

人迹罕至的隐秘之地。几百年来一成不变的这里，始终与外界隔绝，充满了平静，本该如此。直到深夜过后，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露克芮札！你在吗？」

听到慌乱的男人的声音，正在卧室里喝茶的魔女皱了皱眉。

「真是吵闹啊」

她的朋友缇娜夏有时候也会这样突然造访，但她的丈夫这么吵闹却是第一次。

露克芮札一边嘟囔着「真是一对神经大条的夫妻……」一边穿上外套出去应对。

出现在她面前的是，抱着昏睡中的朋友的男人。露克芮札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这个男人本来不会使用魔法才对。「哎，你居然会用转移了？」

「是缇娜夏教我的。比起那个，请快看看她的情况，目前原因不明。」

「什么？」

露克芮札走近他们，探头看了看没有意识的朋友的脸。『闭塞森林之魔女』美丽的面容，瞬间扭曲成了不愉快的表情。

「这不是魔法」

把缇娜夏放在床上检查后，露克芮札得出了结论。

奥斯卡看着睡着的妻子的脸。

「是昼间遇到的怪物的原因吗？」

「怪物？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这孩子是急性药物中毒。不是魔法药。现在市面上除了魔法药，几乎没有其他药物，所以可能会掉以轻心。」

露克芮札的话很中肯。缇娜夏的体质会自动分解魔法药，所以平常根本不会担心这种攻击。但是，在广阔的大陆上，仍然存在没有魔力的毒药和药物。奥斯卡也曾经尝过毒药「阿尔卡基亚」的威力。

「这是一种名为泰莉扎的草药，在大陆东部可以看到。将其干燥并磨成粉末后，摄入后可以一时提高精神，不会感到肉体上的痛苦，但快感会倍增。虽然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都严禁使用，但是在黑市上还是有人在做这个。」

「……我知道这东西的存在。」

虽然知道，但在法尔萨斯国内，泰莉扎是严格禁止使用的。如果被查到持有，就会被处置并被立刻驱逐出境。

这是因为大约两百年前，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被一个以人口贩卖为主的组织使用这种药物控制。幸运的是，因为泰莉扎在各国引起了问题，被禁止生产，流通量大大减少了，因此在法尔萨斯国内也没有发生过大问题。对于奥斯卡来说，这是一个不过是别具异国情调的东西。直到自己的王妃被施加了这种东西。

露克芮札用魔法让缇娜夏入睡，用手指弹了弹她的额头。

「检查了一下身体，没有注射的痕迹。我认为应该是口服。在这几个小时里吃的东西有什么线索吗？」

「我和她吃的一样。」

虽然这么说，但奥斯卡很快就想起来了。

「不……酒不一样。」

缇娜夏喝了自己用小壶装的甜果酒。除此之外的菜肴是两个人一起分享的。如果这种酒被盛了药，一切就说得通了。

——是谁，为了什么目的给缇娜夏下了这种东西呢。

露克芮札仰起头，看着默默无语的奥斯卡，深深叹了口气。

「虽然生命不会有危险，但是要完全解除药的效果大约需要一周时间。这段期间，我会照顾这孩子。没问题吧？」

「我知道了。谢谢。」

「在这期间，你要老实点。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处理吧？」

「没问题。」

本来就是魔女血统的奥斯卡拥有相当的魔力，而且在退位后，缇娜夏让她记住了所有必要的魔法。传送魔法也是其中之一，「一定要用哦！哦对了，我也告诉你露克芮札家的坐标了」，她被灌输了这些。虽然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但是既然要生活在永恒的时间中，最基本的准备还是必要的。

奥斯卡轻轻抚摸着熟睡的妻子脸颊。白皙光滑的肌肤有着稳定的温度。这是他熟知的热度。

露克芮札眯起琥珀色的眼睛，对着没有表情的奥斯卡说。

「我说了不要太过分，这是你第一次以自由身份行动吧。不要因为没有枷锁就大闹一场哦。」

「我知道。」

虽然已经能使用最基本的魔法了，但是一直生活在法尔萨斯城中的奥斯卡还是不知道很多其中的微妙之处。所以等待缇娜夏的恢复，再进行调查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是还是难以忍受。

奥斯卡放开手，朝着门走去。

「明天再来看看情况。有什么事情就联系住在屋子里的莉特拉。」

「真是的……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啊。」

「没问题。」

听到露克芮札的有些无可奈何的叹息，奥斯卡在走出门的瞬间开始咏唱咒语，进行传送。

当奥斯卡回到旅馆房间的时候，瓦卡尼市还处于夜晚繁华的氛围之中。

奥斯卡回到餐厅，询问店员：

「刚才那个女孩去哪了？我想问她点事。」

「你自己去找吧。如果她不在附近，那她肯定回家了。」

店员的冷淡回答可能是因为忙碌。餐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从附近的座位上，有些下流的声音对奥斯卡进行了嘲讽：

「刚才那个女孩去哪儿了？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高价的卖家。」

这些话引起了同桌男人的笑声。

但是当他们的瞥见奥斯卡的眼神时，他们停止了呼吸。

那双蓝色的眼睛充满了压迫力。从那里可以看到他无法隐藏的愤怒，男人们不自觉地退缩了。奥斯卡走到他们的桌子旁，俯视着一个男人。

「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泰莉扎吗？」

「啊……」

那个男人被他的视线吓坏了。代替他的另一个男人站了起来。

他没有警告，也没有任何话语，只是直接挥拳朝奥斯卡的脸打去。

但是那拳头被轻易地接住了。男人发出了一声惨叫，因为他的手被握得紧紧的。当他的手放开时，他哀嚎着从椅子上倒了下来。

第一个发问的人因恐惧而颤抖着声音说：

「你……你到底是谁……」

「我只是想问个问题。在这个城市里，泰莉扎是否好不好弄到？」

如果获得途径有限，那么就更容易找出谁给药了。

被问到的男人四处张望，寻求帮助，但是其他客人和朋友都没有伸出援手。男人颤抖着声音说：

「泰莉扎……不太好搞到。最近尤其是这样。」

「那么，谁可以弄到它？」

「如果有钱或者关系的人就可以……」

对于奥斯卡来说，这和「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是一样的。他试图换个问题，但是他注意到周围的气氛。

整个店铺都充满了紧张气氛。一部分是因为奥斯卡的愤怒，另一部分是他们在为即将被揭露的公开秘密而紧张。

奥斯卡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对男人们说：

「不管有多少人，我们去别的地方聊。我会支付餐费或者医疗费。如果你们不在意我的医疗技能的话，我也可以给你们使用治疗魔法。」

在震惊的男人桌子上，奥斯卡放下了足以支付所有饮食费用十倍的金币。这个数额比「火之角」承诺的报酬还要多得多。看到这一幕，男人们的眼中除了恐惧，还闪烁起了其他情感。空气稍稍缓和了一些。

男人们相互点头，表示同意：「好的，我们会说的。如果可能的话，请治好他。」

「没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对除了我和妻子以外的人使用魔法，正好可以当作练习的靶子。」

「啊！？」男人哭丧着脸发出哀嚎，奥斯卡环视店内。

无论是客人还是店员，没有人愿意与他对视。奥斯卡对这种回避接触的气氛冷漠地看了一眼，然后要求男人们离店铺。虽然可以在旅馆房间里谈论，但他不想给旅馆添麻烦。奥斯卡带着跟随他的四个人安静地移动到了店铺后面的一条无人的小巷。

男人被治愈了伤口，但他右手不停地摩擦着身体。

「感觉身体热热的……」他说道。

「因为我熟记的咒语类型很少。现在使用的是更适用于更严重的伤口的构成。」奥斯卡不是魔法师，所以他不太在意这个问题。他催促男人们继续讲述。

「不久之前，这个城市流通了相当多的泰莉扎。这里受国家影响很小，人来人往。人们说：‘如果你想要泰莉扎，就去瓦卡尼。’」

「原来是这样啊。」

默许禁制品交易的地方是存在的。如果有有力的贵族等有影响的人在背后支持，那就更容易了。况且，这个城市恰恰是一个「不受任何影响的空白地带」，这对于交易泰莉扎来说非常方便。

「但是现在泰莉扎已经快要枯竭了，那些人已经无法处理需求了。」

「有人需要吗？」

男人们微微颤抖着，听到奥斯卡的话语。他们的反应展露了他们的情感。

最初发出嘲讽的男人尴尬地开口：「你妻子太漂亮了……看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即使价格再高，也有买家。但是……这样的女人不容易成为商品吧？」

「所以，你就把药物混进去了。」

在奥斯卡的声音低沉的时候，男人急忙摇头否认。

「泰莉扎有成瘾性。但是，普通人很难得到它。所以，我会以低价出售。然后，逐渐提高泰莉扎的价格。」

「如果买不起，就把本人卖了。令人作呕。」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易事。除非你有上等的货物，否则你根本赚不到钱。特别是现在的泰莉扎已经非常稀有了。」

那个「上等的货物」就是缇娜夏。她的美貌的独特之处，奥斯卡作为丈夫最清楚不过。但是，她的外表只是她特殊性的一小部分。

「太荒唐了。你们差点让这个城市从地图上消失。」

「什么……？」

如果没有他在场，缇娜夏的魔力失控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无论是谁盯上了她，无知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但是，通过这个不愉快的谈话，罪犯也稍稍被锁定了。

「我知道理由了，但是我妻子只在那家餐厅露过面。那么，如果是在那个场合能够弄到泰莉扎的人是谁呢？」

如果是因为看到缇娜夏的外表而混入药物的话，那么罪犯就是那个餐厅中的人。男人们开始感到害怕，因为他们自己也被怀疑了。

但是他们很快说道：「我不确定。但是，如果说现在还能够弄到泰莉扎的话，我想是从‘火之角’那里买的。泰莉扎的大本营就是那些家伙的，据说。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进货。」

「……‘火之角’吗？」

就像是一幅模糊的景象中，细节逐渐清晰了起来。

奥斯卡沉思着，男人们都屏住呼吸，看着他。

——灵魂在世界徘徊。

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失去了肉体的灵魂本应该四散在世界中，但是由于赋予了世界的的能力，它获得了「下一次机会」的特权。

她曾经生活过漫长而幸福的一生，这是她作为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后一件事情。

最终，她像一个人类一样，在一次死亡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作为魔女活过了四百年，嫁给了国王，过着幸福的日子，最后她的人生结束了。

然后，以另一种生命的形式开始了。

她继承了咒具所记录的所有信息，也继承了咒具本身的力量，变得与众不同。

由于这种异质性，她被世界赋予了变质的力量，就像成熟的果实被去皮一样，她完全脱离了人类的身份。

——快点回去，否则就来不及了。

焦躁让灵魂动荡不安。

她被赋予了无限的时间。但是现在，她的永恒伴侣、灵魂的另一半，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

所以她必须尽快回去告诉他。即使在未来失去了多少次她，也不要感到悲伤或后悔。因为她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

——一定会的。

「奥斯·卡……」

她焦急地伸出的手被大手抓住。温柔的声音在耳边低语。

「没事的，你可以继续睡。」

听到这个声音，缇娜夏感到无比安心。

他没有感到悲伤。他会一直等着她。

——所以，她可以再多睡一会儿，再睡深一点。

缇娜夏微微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刚才还在做着过去的噩梦的妻子终于露出了安详的睡容，枕边站着的奥斯卡稍稍放心了一些。

缇娜夏现在睡在露克芮札家的客房里。窗外透进来一缕阳光。从昨晚回来后，他们就一直守在她身边，看到她的情况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身后站着的露克芮札挺起胸膛，自信地说：

「恢复得很顺利呢。用的是那种精制度低劣的东西也算是幸运吧。只要多休息一下就能调整过来了。虽然接下来几天可能会觉得身体难受」

「谢谢你。真是麻烦你了」

「别让我再担心你们两个啊。下次要注意点」

露克芮札这么教训他们，是因为她是少数知道他们两个「偏离」这个事实的人之一吧。确实刚从城里出来就发生这种事情，被责备也没什么好说的。

露克芮札苦笑着补充道：「顺便提一下，如果孩子再死一次，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回来哦」

「即使你这么说……」即使能回来也不能让妻子死去啊——奥斯卡根本没有那样想过。

也许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写在了脸上，露克芮札大大地叹了口气。

「听好了啊，像这孩子那样作为最高位魔族重新构造自己，可是会严重扰乱位阶间力量平衡哦。最高位魔族每一个都是维持概念存在阶层平衡的关键所在」

这个世界由无数位阶构成而成。除了他们现在所处的人类阶层之外，还有魔力阶层、魔法法则阶层、负之海等等许多人类无法认知到的位阶都构成了完整的世界。关于这些，奥斯卡曾经从作为魔法士的妻子那里听过。

最高位魔族存在的位阶是概念存在位阶，他们在人类位阶中出现的次数少之又少。

「不过最高魔族里不是有空缺吗？她说她填补了进去啊」

最高魔族一共有十二人，但是缇娜夏还是人类的时候，因为和最高魔族的特拉维斯有关的纠纷，杀了一位最高魔族。据说她就是利用反攻的机会，占了那个空位。

「你在说什么啊。虽然十二这个数字在这个世界上最稳定，但是空缺了好几年才刚刚平静下来。结果她突然进去又突然出来，不就相当于踢翻了力量的平衡吗」

「啊，原来如此……」

作为小孩子重生为最高魔族的缇娜夏，在一个月就恢复了记忆，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身体。如果这就算是「离开最高位魔族」的话，确实是白白打乱了力量的平衡。就像再次摇晃已经稳定下来的天平一样。

「除了她以外谁能做到这种事啊，虽然可能是想快点见到你才这么做的，但是对世界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应该已经不能再做同样的事情了」

「不能再做同样的事情？是你做的手脚吗？」

「才不是呢。世界自己有安全措施啊。我只是能感觉到而已」露克芮札理所当然地说着，语气坚定无比。

虽然想问问她为什么那么肯定，但对方毕竟是最古老的魔女。奥斯卡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她知道也不奇怪。总之，缇娜夏所做的重生为魔族的事情，触动了世界自身的意志，从此受到限制，大概就是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要作为人类重生，需要多久呢？」

「嗯，不清楚。大概是要借用没有产生灵魂或者灵魂消失了的胎儿的身体吧，但是胎儿的身体也要有足够的素质才能容纳你们的灵魂。要符合这些条件可不容易，可能要等很久哦」

「……明白了。我会注意的」

虽然他没有让妻子死去的打算，但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比较好。听到奥斯卡诚恳地回答，露克芮札终于放松了眉头。

「那么，你赶紧回去安静地待着吧。我想这孩子还得再睡一段时间」

「一直以来承蒙您的关照，真过意不去」

「没关系的。虽然可以找到犯人并把他们杀掉，但是请注意不要让麻烦事增加。」

对露克芮札仿佛已经看到未来所说的话，奥斯卡有些沉默，只说了句「我先走了」就离开了森林里的房子。